

越 剧

双 贵 图

杭州市剧目创作整理组 整理

高 平 执 笔

东海文艺出版社



場 次

- 第一場 老員外收賬出門
第二場 小桂姐挑水哭江
第三場 蘭繼子磨房串戲
第四場 王氏媳鄉庄殺鷄
第五場 登封縣公堂認罪
第六場 長亭道起解泣別
第七場 冲馬頭兄弟相會
第八場 双貴圖法場救嫂
第九場 慶團圓全家欢聚

第一場

人物：蘭芳草、蘭繼子、蘭許氏、蘭王氏

地点：蘭家廳堂。

〔幕啓，蘭芳草上。〕

蘭芳草：（唸）自从兩子去投軍，

田園荒落少人耕。

老漢蘭芳草。自从仲林、仲秀兩個孩兒出門投軍，田園少人料理。我繼娶許氏，她虽帶來前夫所生繼子一人，却只能帮着做些散碎家务。

目今倉里米麥，所存不多，箱里銀子，日見短少。好在襄陽還有陳賬可收，待我收拾賬冊，略帶行李，就在今日出門是了。家中事務，虽有媳婦王氏掌管，与媽媽也該交代一番。媽媽哪里，

〔內聲：“喔，來了！”蘭許氏上。〕

蘭許氏：（唸）忽听員外叫，

上前開口笑。

嘻嘻……

蘭芳草：媽媽請坐。

蘭許氏：同坐。員外，喚我何事？

蘭芳草：媽媽，我心中思想，要往襄陽而去。

蘭許氏：鬍鬚也一把啦，出啥遠門呢！

蘭芳草：家中坐吃山空，襄陽還有賬目可收。

蘭許氏：收賬去，有銀子搬回來，要去的，要去的。讓我叫繼子跟你同走一程。

蘭芳草：媽媽，只要繼子送我到水口下船就是。

蘭許氏：陪你同去，陪你同回。繼子哪里，繼子哪里，
〔蘭繼子上。〕

蘭繼子：（唸）耳听阿娘叫，
出來打虎跳。

阿娘，叫我有啥事情？

蘭許氏：你爹爹要到襄陽收賬，你陪他同去。（拉蘭繼子到一邊）銀子要一五一十的看牢，回來告訴我娘知道。

蘭芳草：兒啊！為父出門，要你送到水口，待為父下船，你就回來。

蘭繼子：阿娘，你要我跟阿爹到襄陽去？

蘭許氏：是啊，陪了去，陪了回來！

蘭繼子：我有个老脾气，你要我东，我偏要西，你要我西，我偏要东；你要我跟到襄陽，我偏只送到水口！

蘭許氏：格末你就送到水口。

蘭繼子：喔，水口，那末我就送到水口。——爹爹走過來。（拉蘭芳草到一邊）爹爹，襄陽收賬是真的久？

蘭芳草：真的。

蘭繼子：你自己要去，还是阿娘叫你去？

蘭芳草：兒啊！此話怎講？

蘭繼子：阿爹，你自己要去么，就去；阿娘叫你偏不要去，要防她的鬼計！

蘭芳草：兒啊，為父自己要去。你去收拾包裹雨傘，送為父一程。

蘭繼子：好的，好的。（下）

蘭芳草：媽媽請坐。我此去收賬，不是半年，定是一載，家中大小事務，要你担待了！

蘭許氏：有我老太婆在，你放心去好哉，多搬些銀子回轉家來。

蘭芳草：媽媽，我還有一事，放心不下。

蘭許氏：你倒說說看。

蘭芳草：媽媽！

（唱）門前插柳也種桃，

桃柳成蔭風光好；

澆水壅肥都一样，

紅花綠葉顯苗條。

蘭許氏：油菜要澆水，蘿卜要上料，这个道理我老太婆懂得。員外，你只管放心出門好了！

蘭芳草：媽媽！

（唱）你與我，膝下孩兒有三個，

弟兄們，雖非一母似同胞，

如今是，既然做了一家人，

你與我，堂上雙親稱二老。

蘭許氏：你的兒女，也就是我的兒女；我的兒子，也就

是你的兒子，一樣个，一樣个！唉，平常日脚，我对待媳妇桂姐，那有半点不好，都是你自己偏心，把我看作虧待了她們。我这个婆婆呀，真是一划兩平，天公地道！

蘭芳草：媽媽！

(唱)手掌手背都是肉，

繼父繼母心一條。

繼子年輕多任性，

飢寒飽暖要照顧好。

媳妇王氏礼不到，

看在我面莫計較。

孙女桂姐年幼小，

江边水边要少去跑。

万望你媽媽來答应——

蘭許氏：(唱)老太婆，椿椿件件都做到。

蘭芳草：如此，媽媽受老漢一拜。(打拱)

蘭許氏：喔唷唷……(回礼)

〔蘭繼子上。〕

蘭繼子：噢！嘻嘻……兩個人又在拜堂了。

蘭許氏：那里是拜堂，是分別！

蘭繼子：喔，是分別。

蘭芳草：兒啊，送為父一程。

蘭繼子：鏘西雷斗鏘鏘鏘……馬來！(將雨傘作馬牽)

(唸)元帥要出兵，

將軍打頭陣；

老子要出門，
兒子送一程。

阿爹，去！（對 笑下）

蘭芳草：媽媽……

蘭許氏：順風，順風，一

蘭芳草：我去了。（下）

蘭許氏：氣煞哉！氣煞哉！（椅氣坐）你这老狗殺！要出門，就出門，用不着媳妇、桂姐的嚕哩嚕嘛閒話這許多。是我的骨肉，总是我的骨肉；不是我的骨肉，总不是我的骨肉；想那老狗殺，平常日脚，百样事情，总是同媳妇商量得多，同我談得少，叫媳妇当家，我做婆婆的还象个啥婆婆呢！这颗眼中釘，总归要拔掉它。趁老狗殺出門不在家，讓我好好的收拾他們娘囡兩個。媳妇哪里，媳妇哪里！

〔蘭王氏上。

蘭王氏：來了！

（唸）忽听婆婆連声叫，

急步上前問分曉。

婆婆在上，媳妇万福。

蘭許氏：罢了。

蘭王氏：謝婆婆。婆婆叫喚媳妇，有何事……

蘭許氏：你公公已經出門，去到襄陽。

蘭王氏：婆婆，媳妇未曾送行。

蘭許氏：我做婆婆的已經送过了。

……这……

：你公公臨走的光陰，有話交代：從今以後，家里事情，好省格省，好做格做。我已經打好盤算哉，從今以後，家里的麥子不再挑出去磨，

婆婆主張。

蘭許氏：我婆婆年紀老了，你三叔年紀還小，要磨麥磨粉，只好你去哉！

蘭王氏：該由媳婦來磨。

蘭許氏：要磨末今朝就磨！

蘭王氏：待媳婦去磨。（走動）

蘭許氏：慢！我今朝老實對你講，三斗麥要磨九斗粉！

蘭王氏：婆婆……

蘭許氏：你沒有聽見？三斗麥要磨九斗粉。

蘭王氏：婆婆，你……你莫非……講錯了？

蘭許氏：婆婆一眼不錯。勿要說三斗麥磨九斗粉，還要磨出名堂來！

蘭王氏：婆婆，喚何名堂？

蘭許氏：叫做“三黃麥”。

蘭王氏：何謂“三黃麥”？

蘭許氏：分做上、中、下。

三叔吃用。

蘭王氏：下；

蘭許氏：餵你娘因兩個。

蘭王氏：婆婆呀！

（唱）媳妇有言來奉稟，
三斗麥，怎能磨出九斗粉，
名堂還叫“三黃麥”；
上中下，分三等。
千難萬難難以磨——

蘭許氏：磨不出也要磨，磨得出也要磨！

蘭王氏：（唱）真教媳妇難應承。

今日違了婆婆命，
還望你，念我平日盡孝順。

蘭許氏：賤人！

（唱）罵你王氏死賤人，
推三阻四不磨粉！（取家法）
手執家法將你打——

蘭王氏：婆婆！（跪）

蘭許氏：（唱）問你孝順不孝順！（打）

蘭王氏：啊唷……婆婆呀！

（唱）双膝跪在地埃塵，
稟告婆婆听分明：
王氏願到磨房去，
出我氣力尽我心。

婆婆，麥子哪里，

蘭許氏：犯賤个东西，不打不去！（交付麥袋，蘭王

起立)麥子背了去:

蘭王氏:(強背)

(唱)身背麥子出前廳,

受苦受難把磨房進。

呀,好苦呀!(下)

蘭許氏:(望着蘭王氏背影)哼!哼!要你認識我老太婆的厲害!(轉身)收拾了一個,還有一個。桂姐那個小丫頭,我要她江邊挑水去,三天五天,不被大水余去,也要磨她個半死。桂姐哪裏?(不應)這個小丫頭,吃飽了飯又出去了!桂姐,桂姐!(厲聲)桂姐!(趕出去)

——幕落

第 二 場

人物: 蘭繼子、桂姐

地點: 江邊。

[幕啓。內桂姐唱:“祖母手提青柴棍——”挑水桶上。

桂 姐:(唱)逼我江边走一程。(圓場)

行來已是江邊地——

噯呀!

大水滔滔吓煞人!

(恐懼、哭)祖母要我江邊挑水,要是不挑,祖母要打……這滿担水要我如何挑得動!母親呀,親娘!

(唱)別人家水桶桶底平，
我这付水桶擺不穩，
底兒尖尖難着地，
如何挑水轉家門，

(呆了一会)不挑是回去不來的，滿的挑不動，挑個半桶試試看！(哭着走到江邊)

(唱)再把水桶舀江水，
(挑水動作、兩次站不起)

半桶也難站起身。
左難右難難煞我——

(水桶終於倒翻)
眼望着水桶泪淋淋！(哭)

祖母呀祖母！

但等祖父回家轉，
我要把苦處說他听。

[桂姐坐江邊哭，蘭繼子唱上。

蘭繼子：(唱)陪送阿爹到水口，
回來繞路江邊走。

喔，江邊有個小姑娘在那里摸毛蟹，好的，好的，我也去摸幾只，帶回家去把阿娘過老酒吃！(走稍近)啊！毛蟹咬痛哉，苦得這樣的傷心？(裝哭)嗷、嗷、嗷……(近幾步)

桂姐：(回頭一看)啊……

蘭繼子：(放下捂眼的手，定睛看)啊……

桂姐：(撲向蘭繼子)三叔！(哭)

蘭繼子：桂姐！（哭）桂姐，你為何一人來到這江邊，
不怕大水淹了你去？

桂 姐：（哭）滾，滾，滾……

蘭繼子：祖母打你過了？

桂 姐：沒……沒有。

蘭繼子：祖母罵你過了？

桂 姐：沒……沒有。

蘭繼子：沒有？沒有？我三叔待你好不好？

桂 姐：三叔！（哭）

蘭繼子：不要哭，不要哭。你快講！

桂 姐：三叔呀！

（唱）祖母要我挑江水，

人小無力挑不成。

沒有水，難回家——

蘭繼子：難回家？

（唱）三叔代挑轉家門。

我來挑。

桂 姐：三叔，你代挑不得。

蘭繼子：哪個說的，我代挑不得？

桂 姐：祖母說的，三叔有三叔的事，桂姐有桂姐的事，水就要我挑的。

蘭繼子：三叔有啥事情，我偏要挑！（取水桶）噢！
這付水桶为啥是尖底的啦？（一再舉桶端詳）

桂 姐：祖母說還有名堂。

蘭繼子：還有名堂，

桂 姐：祖母說道，這是“福祿長生橄欖桶”，十里不歇腳，五里不停肩。

蘭繼子：哎喲娘呀娘！你哪里去弄出這付水桶來，

（唱）桂姐年小骨头嫩，

挑担要變駝背人。

今日阿爹不在家，

逼她挑水不該應。

又還要，弄出兩只尖底桶，

五里十里不准停；

還說是，“福祿長生”有名堂，

看來是個害人精。

我今不能留下你，

雙手舉起拋江心。（舉桶）

桂 姐：三叔！三叔！（奪桶）

蘭繼子：桂姐，你不要來替水桶討保，讓我拋掉它！
拋……拋……

桂 姐：（緊拉住蘭繼子）三叔，你把水桶拋掉，祖母是要打我的啊！（哭）我還要挑水回去呢！

蘭繼子：也好，我把水挑到門口，你再挑進去，祖母就不會打你了。好不好？（自答）好的，好的。

桂 姐：（點頭）好。

蘭繼子：（向江邊撿來一桶水上岸，喚桂姐）你扶牢，
（再提第二桶水上岸，自己一只手扶着，一手取扁担。顧此失彼，終于傾倒。）娘呀娘，你

怎么想出来的，这付水桶也好挑水！（桂姐在一旁哭）我抛你到大江中去！（抛桶入江）

桂 姐：（发觉）三叔……（坐地大哭）

蘭繼子：你不要怕，同我三叔一道回去！

桂 姐：祖母问起呢？

蘭繼子：只要说我三叔。

桂 姐：祖母打你呢？

蘭繼子：打我，她要打我。（笑）我自会逃走的。

桂 姐：你逃走，祖母还不是要打我，噯……

蘭繼子：不要哭。我逃走，你有娘，你好躲到你娘身边去。

桂 姐：母亲……母亲……噯……

蘭繼子：怎么样？怎么样？

桂 姐：被祖母打入磨房磨粉去了！

蘭繼子：噯，……

桂 姐：母亲，噯……母亲……

蘭繼子：这话是真的？

桂 姐：真的。

蘭繼子：这话是假的？

桂 姐：真的。

蘭繼子：噯……阿嫂，阿嫂！……桂姐，我们快快回去。

桂 姐：我不去，我没有水桶去不来了。

蘭繼子：哎哟，你真是不能回去的了。这怎么办呢？这……这……哦，有了。桂姐，我三叔送你到外婆家里去，好不好？

桂 姐：好的，好的。母親面前——

蘭繼子：我三叔會告訴她的。（拉桂姐同走）去！去！

桂 姐：三叔，還有一根扁担。

蘭繼子：（急步搶回）嘿……還有一根扁担。（取扁担在手）鏘西雷斗鏘……走走走！

〔蘭繼子拉桂姐同下。——幕落

第 三 場

人物：蘭繼子、蘭許氏、蘭王氏

地點：磨房。

〔幕啓——中幕前。

〔蘭王氏揩麥袋上。

蘭王氏：（唱）可恨婆婆心腸狠，
三斗麥要磨九斗粉，
天上神仙也难辦，
分明是，逼我媳婦一條命。

〔中幕啓。蘭王氏進磨房，掩門。

蘭王氏：（唱）我丈夫，出門五載無音訊，
老公公，不知何日轉回程。
災難臨頭如何好——

（解袋，取麥，推磨）

口吃黃連苦在心。

〔蘭繼子上。

蘭繼子：（唱）阿娘前廳拜觀音，
我急忙來到磨房門。

蘭王氏：苦呀！

蘭繼子：（唱）桂姐說話果然真：

舉手打門敲几声。（打門）

蘭王氏：（唱）耳听篤篤敲門声，

想必婆婆她來臨。

我歇下石磨把門开——（開門）

嘎！（急掩門）

蘭繼子：阿嫂！阿嫂！

（唱）你开开关关为何因？

蘭王氏：三叔，磨房骯髒，你不要進來。

蘭繼子：阿嫂，別人家怕骯髒，我是不怕骯髒的。我要進來！

蘭王氏：婆婆看見，要責備為嫂的！三叔請快快回去！

蘭繼子：（挨門）我要進來！

蘭王氏：（抵門）你不要進來！

蘭繼子：阿嫂你开不开？

蘭王氏：三叔請回！

蘭繼子：（轉念）阿嫂，我回去了。（重步离开）

蘭王氏：三叔，三叔，他回去了。（繼續推磨）

〔蘭繼子蹣步上。〕

蘭繼子：（裝腔）媳婦開門來！

蘭王氏：（惊）啊，來了！

〔蘭王氏開門，蘭繼子竄進。〕

蘭王氏：啊，三叔，你为何定要進來？婆婆看見多有不便。

蘭繼子：阿嫂，这个老太婆不要怕她。

蘭王氏：三叔这话講不得。

蘭繼子：講得的。

蘭王氏：講不得。三叔快出去吧！

蘭繼子：阿嫂，我已經走進來哉，讓我坐坐再走！

蘭王氏：既然如此，請三叔那边看坐，为嫂要磨粉了。

（推磨、顯得無力）

蘭繼子：阿嫂，你是驢子磨豆腐，愈拖愈重。讓我來磨！（夺磨棍）

蘭王氏：三叔年小，磨不動的。

蘭繼子：噯，磨不動的是你，磨得動的是我。我一定要磨！

蘭王氏：婆婆看見，那還了得！

蘭繼子：不要緊，不要緊。我是老太婆的寶貝兒子呢！

蘭王氏：既然三叔一定要磨，那你就稍磨几轉。（放棍）

蘭繼子：（推磨倒走）

（唸）磨盤生牙齒，

上下咬得緊。

越推越不動，

真正氣煞人！

蘭王氏：三叔，你倒磨了。

蘭繼子：倒磨啦？那末我就順磨。（一个轉身仍是倒磨）

蘭王氏：還是倒磨。